

陸機集校箋

上



〔晉〕陸機著
楊明校箋

陸機集校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陸機集校箋 / (晉)陸機著; 楊明校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7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8033-0

I. ①陸… II. ①陸… ②楊… III. ①中國文學—古
典文學—作品綜合集—西晉時代 IV. ①I213.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55459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陸機集校箋

(全二冊)

[晉]陸機 著 楊明 校箋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36.75 插頁 10 字數 700,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8033-0

I · 3037 平裝定價: 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陸士衡文集卷第一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

機

士衡



賦一

文賦

并序

感時賦

豪士賦

并序

瓜賦

思親賦

文賦

并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
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
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

望歸旆旆曰言惆悵瞻公真之駕引領望六
亦旌旌曰言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
代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日庶幾子
贈從兄車騎一首集五言陸士光

陸士衡

孤默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向曰孤數離鳥尚
手此士衡思歸之意澤無水曰禮曰藝翩翩游
藪扶養著鳥數鄭玄曰澤無水曰禮曰藝
臣子辛苦誰為心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
曰游官髮髯谷水陽婉變崑山陰
事人髮髯若見其在於目前也
之貌婉變好貌
髮髯若見其在於目前也
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

韓國奎章閣藏《文選》陸機《贈從兄車騎》詩

京内史吳郡陸機士衡書



余之痛癢之病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乃仍病之且心之平復

陸機《平復帖》（局部）

文賦

余每觀材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
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
蚩好惡可心而每自屬文尤見
其精恒患意不稱物不逮意蓋
其難能之難能也故作文賦
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

前言

陸機（二六一—三〇三）是西晉時期的大文學家。鍾嶸詩品說「陸才如海」，稱其「才高辭贍，舉體華美」；唐太宗甚至稱他爲「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他出身江南豪族，祖父陸遜、父親陸抗都是吳國重臣、大將。三國志陸遜傳云：「字伯言，吳郡吳人也。」陸機當然是吳郡吳（今江蘇蘇州）人。有人說他是華亭人，其實華亭可說是陸機故里，却不是他的籍貫。華亭在當時并非縣名，亭是鄉以下的行政區域建制。華亭一名，最早就見於三國志陸遜傳：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陸遜與呂蒙等破蜀將關羽，奪回荊州，孫權因此封陸遜爲華亭侯。據南朝陸道瞻吳地記、輿地志（顧野王撰）以及唐代的元和郡縣志等書所載，封華亭侯是「即以其所居爲封」，陸氏所居在華亭，其祖上亦葬於華亭。華亭並不屬於吳縣，而是在婁、海鹽、嘉興三縣交界處。唐玄宗時始立華亭縣，今則在上海松江。陸機曾在詩中說：「彷彿谷水陽，婉孌崑山陰。」崑山就是今日松江的小崑山。谷水當日在崑山之西，今日松江還有街道以「谷陽」命名。陸機

在吳亡後隱居華亭讀書十年，臨終之前還嘆息「華亭鶴唳，不可復聞」，他對華亭的感情是很深的。不過以籍貫說，他還是吳郡吳人。

陸機隱居十年後應徵北上洛陽，從此步入仕途，却也正是他悲劇生涯的開始。西晉王朝雖然完成了統一大業，但是在短暫的穩定之後，便陷入了先是後黨爭鬥、然後是皇族諸王的紛爭之中，即所謂「八王之亂」。其激烈與殘酷之程度，令人寒心。出身世家大族的陸機，原本懷抱光耀祖德、以功名垂世的志向，企圖有所作為，但那樣嚴酷的政治環境令他矛盾惶遽、無所適從，終於在諸王的戰亂裏蒙冤被殺害。後人大多對他表示同情，嘆息他不能見機自保。但也有人譏刺他將家國之恨置之腦後，覲顏事仇，落個悲劇下場是咎由自取。吳亡於晉，陸機的兩位兄長都為南下的晉軍所殺，說他忘却國恨家仇似乎不無道理，但我們還須考察當時情勢。須知帶頭降晉的正是吳主孫皓本人。當大兵壓境之時，他一面奉書於晉軍請降，一面遺書於羣臣，說道：「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三國志吳書孫皓傳裴注引）那就是說，吳臣改事晉朝，不但不是不忠，而且還正應事晉以展其才志。而晉朝也正需要籠絡吳國舊臣，為其所用。因此吳國人士入晉任職的實不乏其人。陸機之弟陸雲甚至在吳亡的當年便被晉揚州刺史周浚辟為從事。孫皓入晉，即被封為歸命侯，待遇頗豐，其太子拜為中郎，諸子為王者都拜為郎中。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陸機弟兄選擇入仕的道路，實在可以理解。而且，還應考慮如下的因素，即正統觀念久已根

深祗固。晉完成了統一大業，即被視爲正統。效力於正統的統治，也正是順理成章。漢末諸路義軍紛紛起兵，便是以掃滅董卓、擁戴漢家正統爲號召。東吳孫堅攻入洛陽之後，即清掃被破壞的漢氏宗廟，修復漢帝諸陵，進行祭祀，因而被認爲「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三國志吳書孫堅傳裴注）。其子孫策同樣以尊崇漢室、維護統一的名義反對袁術。他謀劃奔襲許昌以迎漢帝，事雖不成，也被稱爲「至忠已著」（張俊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以擁戴漢室爲忠悃，便是正統觀念的體現。而孫權稱帝之後，不肯行郊祀之禮，理由是「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裴注引江表傳），也就是說自認局處下國，尚未完成統一大業，尚未能取得正統的資格。陸機的觀念同樣如此。他在辨亡論裏稱頌孫堅「掃清宗枋，蒸裡皇祖」，稱頌孫策「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便是對孫氏父子正統觀念的肯定。他又稱孫權「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辨亡論），稱其「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迹岱宗，班瑞舊圻」（吳大帝詠），便是肯定孫權結束分裂、光復中華、完成統一大業的理想。答賈謐更說：「天厭霸德，黃祚告讞。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那就是說，承認吳國和魏、蜀一樣，都屬「霸德」而非帝功，因爲三國都沒有能成就統一大業；而晉朝却因完成統一而成爲正統。他議晉書限斷，以爲記載司馬懿父子在魏時的事迹不可采取紀年的寫法，那也就是由於他認爲在一統天下之前，算不得正統，而司馬炎泰始以後，則具有了正統的資格。雖然吳是故國，但不得不承認只是「霸德」；晉

是敵國，但畢竟取得了正統地位。陸機在歷史的大變動之中，終究不得不採取了順應的態度和行爲，其中統一、正統的觀念，應該是起了作用的。

陸機是殘酷政治爭鬥的犧牲品。他關心現實政治，也寫過一些有關的文章。他的理想政治，大體上不出君明臣賢的框架，對於合理地任用人才尤爲致意。他又主張分封諸侯，以爲分封制可以達到長治久安、使中央朝廷更加穩固的效果。但是這些想法在險惡的爭鬥之中顯得那樣蒼白無力。陸機實在算不上一位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他生當玄學思潮盛行的時代，接受了玄學的熏陶，這使得他的作品常常表現出抒情與說理相融合的特點，有時顯得頗有情趣，但是說不上在學術思想上有何建樹，他也不是一位哲學思想家。陸機的建樹，他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在於文學方面。在這方面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陸機的詩賦，有三個方面的主題頗爲突出。一是感離傷別，懷念故土和親友。如吳亡時所作四言贈弟、應徵北上時所作的一些詩篇，以及某些擬樂府詩，還有思親、懷土等多篇賦作，都是這一主題的作品。二是感念生死，悲嘆人生短促。擬樂府詩中此類甚多，賦作中嘆逝、大暮、感丘等篇，也屬此類。三是感嘆仕進不易、人生之途充滿艱險。此類也多見於擬樂府詩，此外遂志等賦作也有所表現。這三類主題，往往在作品裏互相交融，形成種種複雜的想法和情緒，反映了陸機矛盾痛苦的心態，耐人咀嚼。這三項內容，使得陸機的詩賦常常是籠罩在一片哀思之中。除此之外，他的賦有好幾篇是詠物之作，其中文賦將構思作文的種種情況描述得非常細

緻親切，尤爲膾炙人口。今天人們視此篇爲文學理論作品，其實按其原意，與其說是發論，不如說是體物、描述，就如同作者們以音樂爲對象加以描繪的諸多賦作一樣，只不過描述的對象特殊罷了。

詩賦之外，陸機集裏各類文章也還不少。其中有以抒情爲主的，如吊魏武帝文抒寫生死之慨。有一些是實用性的作品。議論性的以辨亡論、五等論和豪士賦序以及演連珠最爲著名。上文曾說，陸機算不得一位政治思想家，這些論政的文字也難說具有多麼深刻、獨創的見解，但從寫作的角度而言，說得頭頭是道，頓挫有致，曲折達意而揮灑自如，富有氣勢，確實是駢體文字中的佳品。

下面談談我個人對於陸機作品藝術性方面的幾點想法。

首先，陸機在創造新語、熔鑄新鮮意象方面很有成績，沾溉後人，豐富了文學語言的寶庫。如文賦「意司契而爲匠」，爲後世「意匠」一語之所出；「詩緣情而綺靡」，「緣情」成爲詩歌寫作的代稱；「故無取乎冗長」，「冗長」今日是常用的語詞。又如爲顧彥先贈婦的「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擬明月何皎皎的「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日出東南隅行的「秀色若可餐」，君子行的「（人生）翻覆若波瀾」等等，都被後世文人反復使用，成爲典故。長歌行說「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乃是後人「光陰似箭」、「時光似箭」、「年華似箭」一類說法的嚆矢，至今「光陰似箭」仍作爲成語使用。演連珠的許多比喻甚爲精彩。第四十二首以烟與火比喻情與性的關係：「烟

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烟微，性充則情約。」也屢屢爲後人所取資。唐代李翱復性書被視爲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就說：「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顯然來源於陸機。如此之類，頗爲不少。陸機的創造或亦有所承繼，如烟火之喻當來自嵇康養生論所說「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蠋，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蠋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但更爲貼切，仍然顯示了他的創造性。文賦既說「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又說「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陸機正是在含英咀華、旁搜博采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的。

其次，讀陸機的詩文，感到他無論描寫、述說還是抒情、議論，都是淋漓盡致，力求說得盡，說得透，似乎唯恐不能將所見所感和盤托出。

我們先以陸機擬古詩爲例。這組詩比較特別，它們對所擬的漢代古詩，在立意和章法結構上可說是亦步亦趨，但在用詞造句上顯示出很大的不同。從中幾乎看不出屬於陸機個人的獨特的思想感情，但却鮮明地顯示出他的美學趣味。古詩原本樸素簡練，平淡自然，陸機的擬作乃大異其趣。比如古詩迢迢牽牛星寫織女相思之苦道：「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陸機擬爲「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雨露」。前者的「一水」，成了「大川」；前者的含情不語，成了雙泪漣漣。古詩淡淡的，却含蓄有味；陸機則說得鮮明、具體，往盡處說。明人賀貽孫詩筏因此批評陸機擬作「無味」。我們姑且不論優劣，但很可以從中體會兩種不同的趣味。又如古詩今日良宴會

描寫音樂，只說「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十分簡樸。陸機則說「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具體而誇張地寫出歌聲的高亢哀厲。《古詩寫聽曲者》的議論，只說「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平平敘述；陸機則說「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刻意形容。其間區別再明顯不過。

我們還可以將曹植和陸機比較一下。曹植也是詩歌史轉變時期的關鍵人物，但與陸機相比就覺得他的轉變還只是剛剛開始。曹植有一首門有萬里客行，陸機有門有車馬客行，題材類似。曹植寫主人聽說有客，起身出迎，只「褰裳起從之」一句，陸機則說：「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更具體生動。曹植寫客人「挽衣對我泣」，陸機則寫主人悲泣，說：「拊膺携客泣，掩淚叙溫涼。」拊膺」的動作，更鮮明，情感也更強烈。曹植寫客人的陳述：「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陸機則用了八句詳寫客人的話：「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最後又以「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俯仰獨悲傷」四句嘆息人生苦短。顯然，陸機之作描寫更具體，情感也更爲強烈而深沉，寄託了自身的思鄉之情和人生感慨。陸時雍《古詩鏡》以「驚心事，刻意語」六個字加以評論，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更具體地說：「『投袂』四句序將迎之狀甚肖，便覺生動；『親友』六句警切；『天道』二句又深入一層，悲感逾至。」陸機這樣寫，固然是因爲他寄託了自身的思鄉之情和人生感慨，也還由於他的審美趣味和追求，在於努力寫盡寫透。再看曹

植的美女篇和陸機的日出東南隅行。曹植寫女子美麗，除了繼承漢代樂府描繪衣物服飾之美以外，還以「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二句寫女子的神情動作，但還較簡略。陸機則極力鋪張形容，既寫衣服首飾，更寫眉目、肌膚、容態、歌舞，尤其是「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四句，強調其表情、姿態、俯仰、顧盼、行步之多變化，而每一變化都美好可人，可謂極盡形容，使人有華艷滿目、應接不暇之感。陸機這首詩的鋪陳形容，乃是賦的寫法。以賦法寫詩，體現了他的審美趣味，對後世頗有影響。

力求寫盡寫透、寫得深切，便常能注意到他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而著力表出之。如百年歌寫老境：「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相信人老境者讀來都會感到真切。抒發內心感受，也就能將人所常有但難以傳達者曲曲寫出。如行思賦：「行彌久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可謂與唐詩「近鄉情更怯」同一機杼，異曲同工。嘆逝賦感嘆人生短促，本是老生常談，然而由於作者從多個角度加以體味，並且層層曲曲地寫出，遂覺波瀾蕩漾，越轉越深。「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反復設譬，慨歎深沉。其獨到之處，在於說出了世之所以爲世，恰恰在於世上之人不斷地新陳代謝這麼一番道理。「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又轉深一層：人生雖短，而世人却不自悟其短。「雖不悟其可悲」，又

折一層：世人不悟，但覺悟了的人却更因此而感到可悲。這樣，作者將胸中輪困蟠結的悲慨一層一層透徹地說了出來。還不止於此，在盡情抒發之後，篇末又歸結到與世浮沉，解除心累，優游娛老。上文說不悟人生短促者實在可悲，這裏却又說「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覺悟到人生之短與長並無區別，因此不必悲怨。這又是一個大轉折。這裏的悟比起上文所說的悟，是更高層次的悟。總之，作者關於生命的強烈情感和思考，在本賦中層層深入，抑揚頓挫地表達得淋漓盡致。這樣的感慨，他人也會有，但未必如此明晰，如今一經拈出，便成警策。感逝賦還說：「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隕心其如亡，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昔日所心期熱衷者，今已心灰意懶；昔日興高采烈，今則無時不鬱鬱寡歡；故交多已零落，勉強與後生交往，自己感到在此世上，將是冷落的過客而已。此種少年與暮節心緒的對比，他人雖也有所感受，但未必能如此曲曲傳出。陸機對於自己的內心，努力體驗、分析，力求寫盡寫透，這和他對外物的觀察描繪是一樣的。

我們再以陸機叙說離別的兩首詩爲例。赴洛之一：「撫膺解携手，永嘆結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詩人抓住送別的親友已經相去遼遠這一點，反復渲染。「結遺音」，是說親人的聲音似乎還在耳畔迴響，但是「寂寞聲必沈」，終究還是歸於沉寂。親友的身影也已渺不可見，「無迹有所匿」。而行人依舊極目遠望，還想到對方也已看不見自己的身影，聽不見自己的聲音了。這樣步步寫來，非常真切。詩人盡力寫出當時的感受。於承明

作與士龍的「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也是同樣的情景，同樣從形、聲兩方面說。詩經「邶風燕燕已經寫到這樣的情景，然而僅僅「瞻望弗及」四個字。後來如李白的「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蘇軾的「登高回首坡壟隔，但見烏帽出復沒」，簡練而多餘味。比較一下，便可以體會到陸機努力寫得盡的特點。於承明作與士龍還說：「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昨日尚兄弟同行並軌，歷歷在目，今日已成孑然一身。一夕之間，情景頓別。那種傷怨之情，藉「有昨軌」、「子棄予」二句寫出。用「棄」字，更寫出孤獨無依之深悲。這樣竭力將離別時的心緒說盡，說透，乍一讀來，似乎刺刺不休，但仔細體會，却覺得詩人頗能顯他人難顯之情。何焯評道：「永安則猶有昨軌可尋，承明則悄然獨往，人殊路絕矣。二句極淡極悲。」是頗有體會的。

陸機的詩歌，擬樂府往往發唱驚挺，慷慨激烈，容易吸引讀者。赴洛之類則結構平直，語勢亦緩，形象描繪也不突出，初見似未能使人低徊。二者風格有異，但其努力寫盡寫透，是一致的。文賦序云：「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因有此患，故竭力鋪陳，唯恐不盡不透。陸機的時代，人們還沒有自覺追求含蓄不露，意在言外，令讀者品味流連那樣的審美效果。就是到了謝靈運那裏，也還是說「意實言表，而書不盡」，「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山居賦序），爲文辭不能充分達意、不能曲折盡致地表達意象和美感而遺憾。他們還不曾意識到可以以少勝多，不曾意識到可以主動追求言已盡而意有餘的藝術效應。那是唐宋以後的事了。陸機以至南朝，人